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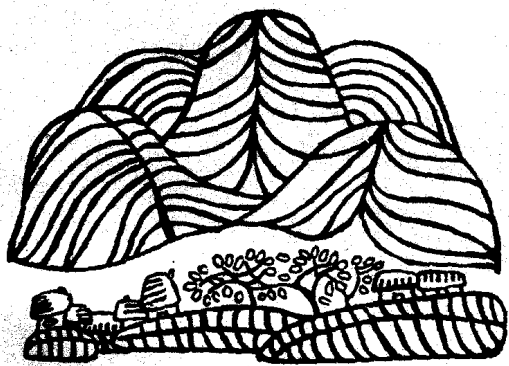
李廷贵 著

# 雷公山上的苗家



李廷贵 著

# 雷公山上的苗家



贵州民族出版社

黔新登字(90)04号

雷公山上的苗家

李廷贵 著

\*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八角岩省府大院内)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875印张 90千字 1插页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5412-0196-0/Z·16 定价: 3.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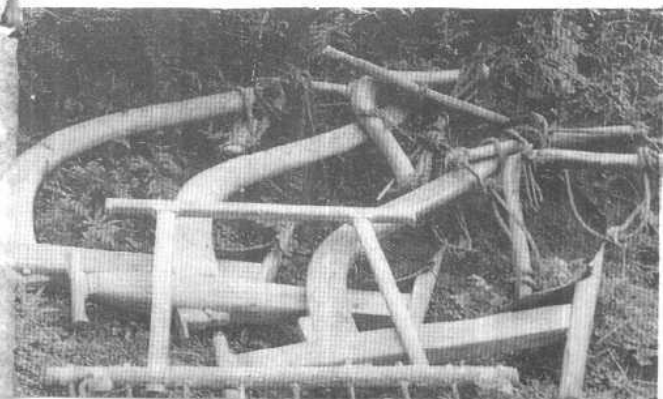
水井边的石雕龙角祭



鱼具



生产工具——犁与耙





作者与小朋友合影



发型之一



穿着盛装的舞队

## 序

廷贵同志的《雷公山上的苗家》曾作为“民族研究参考资料”内部铅印过，印出后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好评，诸多论述曾被引用，铅印稿很快“脱销”。现在，出版社把这本书稿公开出版，这是一件大好事。

我和廷贵在1959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期间相识。那时他是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学的是哲学专业，研究的是民族历史文化，重点是苗族。几十年来，成果不少。廷贵是苗族，对本民族的心理素质以及“秘密社会”即社会组织了解较深，所以写的文字较有份量，如对“鼓社”的调查与正名，如对苗族古代社会结构的“三根支柱”（鼓社、议榔、理老）的研究，如对苗族迁徙频繁、吞吐量大、支系特多、文彩丰富以及发展的不平衡甚至“倒退”等等的论述，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廷贵同志主张在现代条件下，书稿要短小精悍，材料要丰富扎实，观点要简明扼要，让读者少花钱、少费时就能兴致勃勃地读完一本书。我认为他的主张是符合经济“效益原则”的。他的这本小册子正体现了这个原则。

“雷公山上的苗家”过去称“短裙黑苗”，其实那也是

以凯里的舟溪苗族泛泛而称，到雷公山周围去作系统调查的，很少。廷贵同志算是“系统研究”之第一人。

廷贵同志主张短小精悍，我的“序”也就到此结束。关于他的生平与文风以及为人，大家都是熟悉的，报纸上曾有长篇介绍，这里仅补充一句：他是一位有理想、有作为的中年知识分子，具有苗族人的刚直性格和勤奋精神，是信得过的哲学教育家和民族学专家。

侯哲安

1988年3月

0436/02

## 前 言

我在很小的时候，常听老人们谈起生活在雷公山麓的我的一支同胞的情况，心中时时挂念。这支同胞自称“德闹”（汉语意义为“麻雀”），又称“敢闹”（qa<sup>33</sup> nau<sup>33</sup>），穿很短很短的裙子，和我们是同一个民族。老人还说，“敢闹人”生活的地方，毒蛇遍地，虎豹成群，“老变妈”（猩猩之类）说来就来，他们的生活非常之苦，灰水当盐，秧草当被，一年四季睡在火堂边过夜……。所有这些都使我对我们这支“超短裙”同胞无限同情，对他们的住地无限神往，但又心怀畏惧。参加革命以后，我时时询问苗族“超短裙”同胞的情况，关注他们的发展和变化。特别在我从事民族教育和民族研究工作以后，很想到雷公山麓去调查了解一番。这个愿望，在1980年的春节期间如愿以偿了。这份调查报告就是此次20天走访的记录。

苗族“敢闹人”（原谅我以“超短裙”这一显著特点相称）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黔东方言（中部方言）敢闹土语，语音语调同凯里舟溪一带和丹寨县境的“短裙”苗胞相似。这里要再次声明：用裙子来标志某部分苗族，显然是不科学的，之所以如此，是想突出特点以表示其



区别，同时沿用习惯称呼，易于对比研究。凯里、麻江、丹寨、雷山四县交界的方圆几百里的地区，居住着穿短裙的苗族，俗称“舟溪苗”或“短裙黑苗”，也称“敢闹”。看来，他们与“超短裙”同胞是相近的氏族或部落，这从祖先世系的材料可以佐证。

苗族女子穿的裙子，真是特点鲜明，各自相宜，却又互相排斥，玩固地保持自己的装束。我们用“裙子”来研究这支苗族的情况，不能认为是无理的。“超短裙”长是5寸到9寸，地区是本报告所言之雷公山麓，即丹寨的排调、雷山的桃江、掌雷一带；“短裙”的裙长是1尺4寸左右，地区是丹寨、麻江、凯里、雷山四县交界处；“中裙”长2尺左右，地区是黄平、施秉和凯里的旁海、湾水一带，苗话呼曰“德两”（te<sup>11</sup> qiaŋ<sup>55</sup>）；“长裙”2尺5寸到3尺，地区是凯里、雷山、台江三县毗连的开怀、挂丁、丹江、西江、排羊、台拱一带，苗话呼曰“更欧”（Ki<sup>44</sup> ao<sup>44</sup>）；“拖地裙”长3尺以上，系安顺一带的苗族女子所穿。对“中裙”和“长裙”过去没有用“裙子”代称的情况，而对“短裙”和“超短裙”，则曾用“裙子代称”，他称、自称（te<sup>21</sup> qo<sup>21</sup> qan<sup>44</sup>）都较习惯，没有不雅或侮辱的含义。这些自然俗成的因素，现在还难于理解，有待进一步地深入调查和分析研究。关于凯一麻一丹“敢闹”（“短裙”苗）的情况，这里不多涉及，解放前，吴泽霖先生写有《贵州短裙黑苗的概况》（载《东方杂志》1931年第36卷第16号），较为详细；解放后，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也有关于这支苗族的调查材料，可资参考。

由于时间仓促，调查不够仔细，所写报告亦很粗糙，许

多问题有待进一步地充实材料和深入研究。我之所以急于把这份调查报告发表出来，完全是应苗族问题研究工作者之囑而强为之。不过，为了推动苗学研究，我不顾献丑，希望这块砖头能够引出众多的宝玉来。

我在雷公山之行中，雷山县各级领导给予周祥的安排和照顾，衷心鸣谢。县文化馆的余文烈同志一直为我作向导，当翻译，给我以极大的帮助；该县文化宣传队的杨桂英同志和中央民族学院回乡探亲的韦荣慧同志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深深地感谢他们。我回北京以后，余文烈同志给我寄来了关于芦笙曲词的不少资料，杨桂英同志给我寄来了关于鼓社节活动的材料和“出嫁的姑娘很少回娘家”的材料，对我修改和充实“调查报告”帮助极大，定稿时，黄春同志为我校正，我永远感谢他们。我要特别感谢“超短裙”同胞的热情好客，特别感谢那些为我摆古、说唱和舞蹈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遥祝他们生活幸福，文化发达，健康长寿！

**李廷贵初稿于贵州凯里1981年7月修改于北京西郊**

**1990年1月定稿于贵州花溪**

# 目 录

一、“超短裙”苗族同胞生活的地理环境·····	(1)
二、历史源流·····	(3)
三、为什么要穿“超短裙”·····	(5)
四、经济生活·····	(7)
五、社会组织·····	(16)
“鼓社”·····	(16)
“议榔”·····	(20)
“理老”·····	(21)
六、婚姻和家庭·····	(23)
婚姻·····	(23)
家庭·····	(26)
七、文化生活和信仰崇拜·····	(28)
文化生活·····	(28)
信仰崇拜·····	(90)
八、习俗和节日·····	(96)
习俗·····	(96)
节日·····	(101)
九、丧葬仪式·····	(104)
后记·····	(110)

## 一、“超短裙”苗族同胞 生活的地理环境

苗族“超短裙”同胞现有人口约3万，分布在黔东南的雷山、丹寨、三都、榕江、剑河五县交界的雷公山地区，以雷山县的大塘区和丹寨县的排调区为集中地。雷山县境内的雷公山系苗岭山脉主峰，海拔2000多米，山高谷深，气候寒冷，很不宜于农作物的生长，致使生活在这里的人民，生活极端困难。解放前，有半数以上的同胞缺衣少食，日夜与野火为伴，“半年糠菜半年粮”。反动统治者把他们当作“野人”，书为“生界”，往往谈虎变色，视若畏途。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关怀和救济下，有了很大的改变，如每户平均有了一床以上的被子，吃到了咸盐，办起了学校，步行七八十里可以上公路，还消灭了性病等。总之，这支苗族同胞避免了灭亡的命运，走上了繁荣昌盛的道路。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不是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而是“上行下效”地胡乱指挥，生态惨遭破坏，人民度日如年。和内地先进地区相比，“超短裙”苗族地区恐怕要落后好几百年。

本来，雷公山麓虽山高谷深，气候寒冷，但却是原始森林覆盖的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区。千百年来，苗族人民依赖自然，改造自然，又保护自然，因地制宜地利用自然，如在高山冷水田种植糯谷，在“云线”以下种植粘谷等，保证了粮食高产；对于杉木的砍伐和栽植，要求数量相等，随砍随植，人人护林；还有诸如稻田养鱼、培育木耳等等，都是行

之有效，于民生利的多种经营。可是1958年“浮夸风”一刮，树林砍毁过半，强迫在冷水田里种粘稻，甚或搞什么“双季稻”，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时期，搞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稻田养鱼和培育木耳这些项目也割掉了，使得社员的劳动日值仅有8分钱（还算是好的），社员们不仅买布的钱没有，而且连买盐的钱也没有，许多家又回到穿秧裙、盖秧被、与火为伴、用草灰当盐的野处时代。好在林彪、“四人帮”终于垮台，中央的路线得以端正，正确的政治路线传到了“超短裙”苗族地区，人民感到还有希望。我在调查走访中，许多老妈妈、老公公说：“见到从北京来的同志，我们轻松许多，舒了一口气！”

概括说来，“超短裙”同胞居住的自然环境是：地势高寒，农产不丰，惟有林木茂繁，空气新鲜，水力资源待开发，地下宝藏需挖掘。一句话，“超短裙”苗族地区是“九山半水半分田，有点木材运不出”的穷山区，亟需扶助。

## 二、历史源流

“超短裙”苗族同胞对于自己的历史，有一个共同的说法：从黄河来，从江西来。过去的祖先是住在大平原上，后来被赶到湖边、沙滩边，又沿江而上。到贵州时，本是他们这一支住在水边，住在田坝上，但被后来者赶到山上来了，所以成了“高坡苗”。

年岁大些的男人，特别是“理老”，尚能说一些历史片断，如雷山县桃江公社岩寨大队的李正龙老人（67岁），对于自己祖先的世系是这样介绍的（用父子连名制的方法记）：

→耶公→姜耶→双姜→木双（其兄弟老双为汉族、棉双为侗族）→免木→龙免→扭龙→西扭→溜西→你溜（其弟木溜去丹寨）→秀你→耶秀（其弟果秀去雷山排里）→腊耶→你腊（其兄弟斗腊、福腊、斋腊去雷山掌雷）→轰你（其弟贵你去凯里舟溪）→热轰→勾热→李勾→艾李→加艾→力加→绞力→耶绞→丢耶→里丢→当里→热当（住雷山岩寨）。他说，“溜西”以前祖先在江西，“你溜”、“木溜”从江西迁到贵州来，“木溜”住丹寨，“你溜”到雷山。从“你溜”算起只有18代，每代以30年算，也才五百多年，按他们的算法，每代70年，则为1200多年。但丹寨县排调区加沛公社南梦大队王夏耶老人（72岁）谈的祖先世系则又有所不同，一是“代数”多，历史长，联上“伏羲姐妹”；二是在江西的祖宗名叫“富兴”，而不是“溜西”；三是共同祖先所生两子，“果富”是

“短裙苗”，“耶富”是“长裙苗”；四是“富兴”的父亲“兴你”有四兄弟，“兴你”一支迁来贵州东南部，“侗你”一支迁到贵阳一带，“有你”往东边走了，“空你”往下走了。这两位老人的“摆祖”，各有特点，李正龙老人讲的汉族、苗族、侗族共一个祖先的史话，别具一格，令人深思；而王夏耶老人关于在江西时苗族四个祖先各方迁徙的说法，是否可以作为苗族与“九黎”联系起来研究的参考？限于篇幅，暂且从略。

王夏耶老人所述苗族世系系列如下：

伏羲（兄）、女娲（妹）、往羲（弟）→腊往→秀腊→旺秀→超旺→东超→洛东→亮洛→相亮→木相→免木→龙免→扭龙→细扭→雷细→你雷→兴你（侗你、有你、空你四兄弟）→富兴→果富（从江西迁到贵州的第一个“超短裙”祖先，其弟耶富则为“长裙”祖先）调果→公调→修公→闹修→金闹→往金→许往→芒许→绞芒→你绞→措你→帮措→干帮→颂干→王颂→兄王→耶兄（许兄）→夏耶（现在72岁）。

我们认为，这些世系系列的可靠性是可以怀疑的，近一点即20代左右接近真实，而久远的则只可能是片断，但却不失其历史价值。苗族没有统一通行的文字，这些家谱、族谱全靠“勾相”（长老、智者、理老、）凭记忆口传下来，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 三、为什么要穿“超短裙”

对于苗族“敢闹支”妇女的奇特服饰——裙子如此之短，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有四种不同的说法。

一曰：“过去穿长裙，后来穿短裙”。有这样一首顺口溜：

过去我们穿长裙，

沾鸡屎来家，

弄脏了饭锅，

雷公打我爸爸，

现在我们穿短裙，

穿短前短后，

人家称我们是“高坡傻”。

把穿短裙的原因归结为“雷公打”，显然是不合乎道理，但这却是他们自己普遍的说法。笔者小时也听到如此之说，但怀疑是对“超短裙”同胞的贬抑之词，所以非常谨慎。而他们所介绍的多少雷同，我们在加勇、岩寨、掌雷、南梦所得材料一样，所以只好“立此存照”了。与这种说法类似：过去穿的是长裙，很长很长，像扫帚一样拖地。当这“超长裙”苗族的“祖母”从江西来到贵州的“欧了能”（水口下边）时，各支苗族在“党干吾洼”踩铜鼓跳芦笙，这位“超长裙”祖母穿的拖地裙沾来很多屎，以致把同去跳舞的各支苗族姐妹都弄脏了，大家说她：你穿的裙子也太长了，改短



一点不好吗？这位“务桑宛”（母祖祖）认为大家讥讽她，很生气，也很狼狈，因为拖地裙实在很不方便，于是决定改短，但又不甘心与大家雷同，所以赌气地把裙子改成很短很短的“超短裙”，以后她的这一支就沿袭下来，谁也不敢再穿长裙了。

二曰：“学那锦鸡样，穿短裙好看”。传说古时候有个姑娘的男朋友打得一支锦鸡，锦鸡的毛色非常美丽，小伙子把锦鸡送给姑娘，姑娘照锦鸡的样子做了一套衣服穿起来，漂亮异常，于是别的姑娘也学着缝制并穿戴起来，直到现在。你看，姑娘们束在腰上并拖到脚后跟的绣花带带，就是仿照锦鸡的尾巴织的，翘起裙边，不也像锦鸡开屏吗？！

三曰：“长裙的过去都穿短裙，只因抢婚怕发现，改穿长裙混过关。”这是雷山县桃江公社乔兑大队杨往兄（70岁）老人的说法。古时候，苗家都穿短裙，到客耶时代才改成长裙去了，过程是这样的，耶秀有两个儿子，长子客耶，幼子腊耶，说定要接务弄来给幼子腊耶做媳妇，叫客耶去接来，但客耶去接时，发现务弄很美，两个就“游方”，一起逃跑了，但怕被认出来，就改穿长裙了。腊耶左等右等等不来，就亲自跑到姑娘家去，才知道务弄早就跟客耶走了，腊耶无法，就同务弄的妹妹务杜成了婚。所以，勾客、务弄是长裙的祖先，而勾腊、务杜却继承了短裙的传统，直到今天。从勾腊到现在，已有二十多辈人了。

四曰：“从古以来就是这样的穿戴，说不清楚为什么”。

这四种说法，以第一种最为普遍，但“普遍的说法”并不等于事物的原由，是否可以从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以及信仰条件等来探究“超短裙”的根源呢？待考。